

梅特涅

[英] 阿尔杰农·塞西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lgernon Cecil
METTERNICH
1773—1859

A Study of his Period and Personality

Eyre and Spottiswoode Publishers, London 1933

根据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

出版公司 1933 年 2 月版译出

梅 特 涅

[英] 阿尔杰农·塞西尔著

复旦大学《梅特涅》翻译小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25 字数 281,000

1974 年 6 月第 1 版 197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11171·62 定价: 1.10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前言

本书是一本关于梅特涅的纪传体的历史著作，正如著者所标明的，是对他本人和时代的一个研究。著者阿尔杰农·塞西尔是英国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保守党人。原著于1933年1月由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出版，同年2月再版。本书系根据再版本全文译出。

梅特涅是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中叶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欧洲政治舞台上曾显赫一时。他出身于德意志莱茵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一生为哈布斯堡皇室效忠；由于深得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的宠信，总揽国家大权。梅特涅所操纵的这一政权，以大贵族和少数金融巨头为支柱，它利用这个帝国范围内各民族、各阶级间的矛盾进行残酷统治。梅特涅梦寐以求的“秩序”与“和平”，实质上就是要保持旧秩序不变，压制民主进步势力，扑灭民族解放斗争和一切革命运动。在国际关系方面，梅特涅同样玩弄权术，看风使舵，经常组织大国首脑会议，使其他国家互相抗衡，而由自己来掌握天平。这种大国“均势”政策，亦即所谓“实力平衡”的外交策略，不是由他首创，而在他手里运用得相当有效，以致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奥地利居然能一度称霸欧洲，他本人也就俨然以“欧洲首相”自居。梅特涅的这种外交策略为后人所师法，英国保守党党魁狄士累利和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即曾继承他的衣钵，其国际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

极为深远。

塞西尔这一著作，从当时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的关系中综述了梅特涅一生的主要事迹。全书共十九章，基本上按历史年代排列，对他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早年抱负，出使国外，升任外相，后又至首相的高位，主持一系列的重要国际会议，经常对外进行干涉，直至在1848年革命爆发时被迫下台，亡命国外等等，都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书中对他的私生活也略有提及。著者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站在保守党人的立场上，对梅特涅怀着深厚的感情，这在本书中随处可以看出。梅特涅是历史的反面人物，早有定评；著者却仍然千方百计地替他洗刷，而且把他跟当时各国政治人物相比较，借以抬高他的身价。著者在思想上是同梅特涅一脉相承的，他常借叙事的机会宣扬他自己的错误观点。特别是本书著者对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妄加讥议，更令人气愤。

这个译本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参加者有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国际政治系、历史系和新闻系的部分同志。本书内容繁复，而在许多地方只是点了一下，未作说明，加上著者好引陈言典故，过于雕琢词句，从而增加了阅读的困难。为此，我们在翻译时加上了一些注释，附在每章之末。原著索引作用不大，已予删去，另编主要译名对照表，以备检索。我们为水平所限，译文及注释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梅特涅》翻译小组

一九七四年五月

序 言

梅特涅曾经享有他应有的盛名，并且也被人作过各种各样的描写。精心结构的传记，深入细致的研究，栩栩如生的画像，信手拈来的小品，这些都体现了某些国家和个人对他的兴趣和对他的态度。在德国人中——比较陈旧的著作且撇开不谈——可以渊博典雅的斯尔比克的宏文巨著和辛勤冷静的比布尔的谨严手笔作为代表。在法国人中，有马札德的光彩夺目的画像，也有索雷尔的写意图和帕莱奥洛格的工笔画。在美国人中，则有赫尔曼描写这个人物和他所处环境的近作。同时我并没有忘记伍德沃德先生的精彩杰作，也没有忽视马勒森和桑德曼的旧时专著。然而我却不自量力，认为从一个英国人来说，对于这位英国老朋友仍有研究的余地——要使所撰述的研究，尽可能既寄予同情，又保持超然态度；要使它列入图书馆中既不觉得份量太轻，放进旅行包内又不感到负担过重。至于本书是否符合这些要求，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书在著作过程中，承古奇博士不断给予鼓励和支持，在有关《卡尔斯巴德敕令》方面，又得到迈纳克博士的热心帮助，我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极深厚的谢意。不过我还应该补充一句，对于本书所持的论点或所作的叙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须分担责任。

我曾使用法文版的《梅特涅回忆录》。关于研究梅特涅的详细参考文献，可从斯尔比克著作的大量参考书目中去寻找。本书仅附一个简略的参考书目。

阿尔杰农·塞西尔

目 录

序 言	I
第一章 梅特涅	1
第二章 最初发迹和终身抱负	15
第三章 皇帝和帝国	30
第四章 徒劳无功的外交	46
第五章 惊人的婚姻	73
第六章 外交上的走钢丝	91
第七章 拿破仑的下场	110
第八章 维也纳会议在宴乐中	135
第九章 维也纳会议在进行	153
第十章 维也纳会议的方法	189
第十一章 卡斯尔莱的最后岁月	217
第十二章 夏多布里昂和坎宁	238
第十三章 爱神和战神	260
第十四章 大风暴	273
第十五章 帕麦斯顿	301
第十六章 皇帝的嗣位	313
第十七章 路易-菲力浦	340
第十八章 暴风雨	357
第十九章 生平回顾	373
参考书目	409
主要译名对照表	412

第一章

梅特涅

“十九世纪第一年起，我就出现在政治战场上；在过去四十九年中，我一直从事这种战斗，从没有抛弃我的旗帜。在这一漫长时期中，没有一件事逃过了我的眼睛；我知道形成这个时期的一切，因而我也知道形成我的政治生活史的一切。是嘛！我认为我自己的历史比本世纪前半期社会的历史更宝贵些。回顾一下我的生平，使我的心神宁静；而环顾世界局势，却不能使我这样心安……”

梅特涅给他女儿桑多尔伯爵夫人的信

1849年12月17日

以一个人的名字冠称一个历史时代，这种做法虽常被采用，却容易遭受指责。人的生活千变万化，而人的天性又是如此倔强不驯。所有我们心目中的典型人物和理想的化身，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觉得都不过是迷惑人的幻影。虽然我们也往往顺着人说但丁¹的时代或莎士比亚²的时代，凯撒³的时代或拿破仑⁴的时代，但即使我们明白自己说的真义所在，那也只是因为这些伟大人物

如同矗立在那个时代之上的高塔，而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一个象梅特涅这样显赫的人物，无论如何，在理想或行动方面，都还不能超出这些伟大人物。他之所以能升到这样的高位，并不是因为他有怎样了不起的天才，而是靠他通达时务的本领；而且只是由于他的才能的显著增长，才被提升到他的同僚之上。这样看来，如果说他在拿破仑没落和倒台直到“革命的年头”⁵这段历史时期中起了一些作用，那也并不是凭他自己有什么惊人的才能，而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的那些人物中是一个最通达时务的人。

当然，梅特涅所达到的职位是否与他本人相称，也可能引起异议。举例来说，在法兰西，夏多布里昂⁶曾经同时研究圣坛和王位问题，论调神秘莫测，文采五光十色，有如他在圣马洛所筑的永固的邸宅旁的峭壁，在海潮涨落中时隐时现一般。在德意志，歌德⁷在我们讲的这个时代的长时期里静心陶冶着他的民族才智。同时，在一个长期的“狂飙突进”⁸运动之后，施泰因⁹把德意志民族的特性锤炼得象钢铁般的坚强，这使德意志能在若干年后在战争中取代了法国的长期优势地位，正象当时人的警句所说的那样，使欧洲以“一个女主人换来了一个男主人”。再看看俄罗斯，在俄国朝西向欧洲开着的窗户中，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¹⁰的脸上，似乎显出他有可能同拿破仑平分欧亚两大洲的神气；他是一个拥有广大军队的统帅，一个富于各种梦想的空想家，这个君主究竟有多大的实力，当时还无法估量，他的意图也是变幻莫测的。他的兄弟尼古拉¹¹站在他的一边，这个人的相貌仿佛象一尊希腊

神，他那个壮健有力的躯体，一骑上马，就会把马儿压得摇摆不定^①，对于这一位，英国人自然会回想起在1855年冬天充当内奸角色的“二月将军”¹²。当时还存在着许多公国和小邦政权；但是当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时，又兴起了另一种和欧洲前途极关重要的势力。《圣彼得堡之夜》的作者“萨伏依之鹰”¹³所发表的高论，很快地将两世纪来罗马教廷蒙受的尘垢洗刷一清，就在十九世纪初叶，他还在涅瓦河畔展翅飞翔。别尔加也夫¹⁴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如我们父母一代的约翰·穆莱¹⁵一样，他所要证实的是那种他自己认为既不赞成革命也不反对革命，而对革命抱超然态度的人的持久力量和利益。当王朝复辟开始的时候，要找出一个比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更卓越的战略家或更富有威望的人物，我们的眼光就不能注视着大文豪，而应该转向军事领袖了。在整个梅特涅当权的时代，那位无论胜利或失败^②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威灵顿¹⁶，对英国正尽着看守与监护的责任。

所有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一个学者看来，其中没有一个能有梅特涅那种看清王朝复辟的重大意义的眼光。不但他们对历史重大事件的影响只是一时的和不显著的，而且他们多半是在不大为常人所熟悉的活动范围内才表现得最突出，正如有人所想象的，仿佛他们是生活或活动在寒流或洪水之中，在天空或海洋里，或者就是在炮火之下。只有梅特涅一个人是脚踏实地面向现实的；在那个时代中，没有比他脚跟站得更稳的人了。在他

① 菲茨图姆：《圣彼得堡与伦敦》。

② 指政治上的失败。

身上，我们找不出诗人的梦幻似的意境，找不出先知的先见之明，找不出爱国志士的满腔热血，也找不出军人们坚守岗位的一点愚忠。他是属于世俗一流的人；他的见解是现实的，甚至有时是看风使舵的；他那出名的“体制”，正象他自己所说，不外是一种常识；他所想实现的目的，正是一般人所要求的和平与秩序。他所引以自豪的，是他的那种洞察事物本来面目的才能，是他的毫不足奇的平凡的智力。他所表现的政治家风度，不重热情，却也不乏冷眼观世的风趣。要是我们有机会呆在他身边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难看出他那一代人的思想情况。空想家们、革命家们、军人们以及各色各样图侥幸、想出头的人，曾糟蹋了那一代人的青春；这种种人的遭受反对是他所深知的。他能够当权如此之久，就是他通达时务的明证。

当他的时代在新的激变中结束的时候，梅特涅声名的低落要比其他新近逝世的政治家更加厉害，这是必然的，而对于所引起的这种后果，我们也极易言过其实。世事的推移没有平稳的步调，主要是因为人类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极不平衡。一次政治运动做过了头，就会为下一次所纠正；因此，采取走偏锋道路前进的方式，现在被普遍认为是逐渐控制人性的最好方法。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我们感到现行制度的某些缺点，也看到另外我们所没有的制度中的一些优点。只有充分的教育或充足的经验才能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政治方向中的进步往往含有另一个政治方向中的倒退，更好的制度是好的制度的仇敌；各种政体是由我们造出来的，有许多是可行的，但没有一种是十全十美的；一次政治上的变动就是一次巨

大的投机。就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时所显示的那样，吉本¹⁷在对罗马帝国历史作了一番周详的考察之后，似乎觉得安东尼纳斯¹⁸和他前面的几个皇帝确是对人类幸福和昌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①；可是在吉本合眼之前，巴黎已经宣布要实行民主，相信这正是在开创一个黄金时代。

正象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个新的乐观主义的冒险事业¹⁹并不怎样成功。自由与平等不能相辅而行。博爱在冷酷无情中起作用，初则表现为对本国同胞的屠杀，当以后头脑发热的时候，又表现为对邻国领土的掠夺。梅特涅就利用这种理想幻灭、大家普遍感觉失望的时机，乘时崛起，树立威望，掌握大权。在外交上他无依无靠，只凭这个屡战屡败、民族庞杂、半壁河山已被割去的帝国做后盾；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采取了断然步骤，结果把欧洲从一个立足于荒谬哲学上而又贪得无厌的暴君手中解放了出来。他的功劳还不止此。他使维也纳成了欧洲外交的中心和国际政治思想的中枢，这在维也纳确是空前的，也是迄今未有的事。在梅特涅下台后好多年中，他在外交上的继承人拿破仑三世²⁰和俾斯麦²¹，处于欧洲各国会谈中的实际主持人或首脑的地位。而且在将近四十年中，世界得以免除战祸，主要也是由于他努力的结果。

梅特涅的成就是如此之大，以致当时势最后把他撵下台的时候，到处哄起了一片指责的叫嚣声。自由主义急于想拿他的例子来作为教训；而历史也沾染了宣传的色彩，当然这也不是历史上的第一遭。已故的彼得豪斯

^①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章。

学院院长²²是一个非常稳重而有资格的历史学家，他对梅特涅有这样的看法：“在近代政治家和历史人物中，很少有象他那样被人们以更愤激的心情来判断的，因而对他的批评也就夹杂着很多不公正的成分。”^①就事实说，从梅特涅的命运中，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部分的真理，就是时代变了，人也随着一起改变。七十年之后，自由主义本身已象梅特涅一样变得极其衰老了，一望而知它已经上了一定年纪。它的容颜已见憔悴，它的语言已经陈腐，它的学说已被人怀疑。自由主义经过一世纪的努力而最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²³，也证明它那种主张不过是谎言而已，因为战胜的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将南蒂罗尔让给意大利，正象梅特涅和卡斯尔莱²⁴在维也纳会议中将伦巴第²⁵和威尼斯²⁶让给奥地利一样，他们所根据的正是同一个原则。诚然，有的人制造了一种民主政体的教条，有的人把民族性看成是文明的结晶，有的人断定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的随意选择中就实现着自由，有的人又幻想自由是寄寓在平民政府之中，有的人把党派斗争看成是对政府行政的一种明智的帮助，所有这些人也许谁也不重视梅特涅的政治思想。同样，有的人认为从事情的本质上看，强制的和平当然要比协议的和平好，其实这也没有得到梅特涅外交的要领。还有人一心以为没收富人的财物会使穷人在精神或物质条件方面有所改善，这样的设想也没有真正了解梅特涅的经济思想。不管怎样，这种种说法近来已渐呈动摇，“形势的压力”当然使其感到困难，而梅特涅早就看到理性总会断而复续，他认

① 沃德：《德意志》，第1章，第55页。

为，反对理性光靠一点聪明是无济于事的。^① 舆论象轮子一样，再次地在慢慢旋转，到了某个时候就仿佛已转上了整整一圈。同时从斯尔比克的两卷巨著中也可以看出，正是在今日，才能对这样一个反对革命的首要人物，可以不用个人偏见或政治上的伪善姿态来进行研究。

于是，斯尔比克就在历史的画廊中挂起了这个异乎寻常而饶有兴味的人物的画像。对于这个人物在政治哲学上的造诣，“他的最后的和最杰出的弟子”^②狄士累利²⁷曾看得非常崇高。斯尔比克挂起这幅画像主要不是因为怀念梅特涅过去的某些外交方式，也不是仅仅因为他是以往一代中一个活生生的典型，虽然斯尔比克承认这两方面都有一些，但最重要的还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人。象他那种希望社会团结一致的用心是少见的，象他那种切盼国际间团结一致的用心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由于他采取大国之间经常举行会议的方法，卡斯尔莱在这方面比不上他，因为卡斯尔莱褊狭的犹豫心理渐渐地明显起来；而经常举行这种会议，虽然很难用得象尤利西斯²⁸的那种弓，而在文明社会交往中，却还用得着丘比特²⁹的箭，去射国际需要之的。毫无疑义，正如我们所说，也如后人回头说我们一样，梅特涅是属于他那一代的人。他象每个人一样，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不仅是一个经历许多大事的冷眼旁观者，而且也不是一个空洒不中用的眼泪的人。他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抱着那个时代的希望，也分担着那个时代的

① 《梅特涅回忆录》，第8卷，第406页。

② 斯尔比克：《梅特涅——政治家和为人》，第2卷，第313页。

恐惧；他怀着那个时代的信念，在不断变化的舆论许可范围内，尽力充实那个时代的力量，并也遭受到那个时代没落的苦难。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属于他那个世界的人，而且也是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他的智慧虽然在某些方面是他的时代的智慧，其实也是一切时代的智慧。我们也许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有如一个癫狂的世纪可以从另一个世纪得到教益一样。这是因为，他曾见过平民革命的明显形象；他曾看清人类赤裸裸的本性和一切可耻的行径；他不仅仅同旧秩序下的最高统治者相亲近，而且还同新秩序下的伟大领袖相接近；他曾经在半个世纪中密切注视着时代潮流的变化。

梅特涅那个时代的日子，其实比其他一些时代更容易了解，象在晴朗与光耀的永恒宇宙中，“有一个巨大的影子在移动。……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被投掷到这中间去了”。尽管如此，确实还有那么一些不太少的人，经比布尔给以相当鼓励之后，纵然并不领会沃恩³⁰诗句的妙处，却把这个伟大的奥地利首相³¹当真说成是一个“阴暗的政治家”，实行愚民政策的人物，常在暗底里进行活动，忙于搞阴谋诡计，弄虚作假，习以为常，而且为了贯彻他的意图，即使不令人们流血，至少也会让人们流泪。这是一幅虚构的画像，其想象程度不亚于司汤达³²描写的莫斯加伯爵^①，或是在兰多³³著的《假想的会话》中，把梅特涅也放进去，让他同“弗兰兹皇帝”³⁴与赫费尔³⁵两人谈话。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专制独裁的人，也没有实行什么“彻底专断”的政策。倘若我们一定要在梅特涅上场演

① 我认为一般人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如此。

唱之前，先加以想象的话，那么还得替他打扮一番，将他安放到一定的背景之前，有如舞台设计师所布置的那样，就是要充分体现那个时代所存在的一些角逐的势力以及所酿成的时代危机，这样或许可以设计出一个生动的序幕。那么，就让我对他略为想象一下，作这样的描绘吧！

我们设想有这么一个房间，里面的装饰还保持着文艺复兴后期的影响——古典的形式，戴着玫瑰花环的爱神们宣示把一座宫殿化作一个露天宴乐会，而坐在当中的正是这个梅特涅。宽阔的前额，锐利而明亮的蓝眼睛，鹰爪鼻子，谦和的微笑，略带诙谐的嘴巴，苍白而洁净的脸色，未老先白的头发，这些纯然是想象中的他的形象。有个观察家曾指出，他的政治家风度主要表现在手腕高明和待人和蔼可亲。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设想，在他那种态度雍容、谈吐风雅、气宇轩昂、举止庄重的背后，隐藏着深沉的心计和果断而带韧性的意志。^①这位首相似乎是在向围绕在他周围的一群顾问和国王讲解着安邦定国的大计，有如一个医学教授向他的学生们讲解卫生科学一般，也象一张亲友团聚的图片中的一个绅士，在给他的朋友和家属讲解一些生活常识。我们既要看到这一伙人的富贵安乐的气氛，可是也要看到他们并不是对什么事情都漫不经心的。从他们通过两个窗口眺望外界的情况，就可以猜想到他们还是很担心世事的。从一个方面，他们看到了巴黎还在热火朝天地闹革命；另一个方面，又看

^① 我的这种描绘有不少采自拉加尔德-尚博纳：《维也纳会议回忆录》，第343页。

到了“奥斯特利茨上空的太阳”正炽热地照耀着下界铺开的战场³⁶。艺术家这种绝妙的刻画，确实给我们看到了他们在那阳光温暖的室内的情景，我们也分沾了室中人的忧喜交集的心情。我们和他们都听到那震耳欲聋的大炮声和驶往刑场的囚车的辘辘转动声³⁷，因而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的感情，就是不愿看到他们的安宁遭到军队的践踏破坏，不愿看到人类生活的酒浆被一帮喝血已经喝得半醉的家伙从嘴唇边打翻在地，甚至即使仅仅为了缺少一只联欢轮饮的酒觥，也会被人很敏感地觉察到已在他们面部表情上显露出来。

对于这样的迷人的社会，人们还是在回首追怀，不胜向往，因为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切，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了，还有在某些方面更难以言语形容的良好的风尚与优雅的仪态，现在也荡然无存了。如果我们要想看清梅特涅这个人的真面貌，那总得下些功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希望再从宽阔的楼梯或通过高大的长廊回到那个境界；但如果最近研究心灵的科学是可信的话，那些已经消逝了的世界的人物，从四维空间³⁸的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有可能同我们聚在一起，甚至在被历史的追忆视为神灵的境地中还能会晤。^① 我们探索过去时代的办法，只有踏进积满尘埃的档案材料室和通过寂静无声的图书馆。但如果我们摸到了门径并顺着它前进，就有希望象从一个荫蔽的山坳中，重新见到那个还在中欧残存着而在我们手中确已枯死了的社会。将这种社会不分青红皂

^① 参阅邓恩先生在《一次冒险》（新版，由奥利维尔校订发行）中的看法。